

# 中国 全史速读

蔡磊◎主编

在我国古代，国家有时统一，有时分裂，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。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，分裂时多指中原。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，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。“中国”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“中央之国”。相传3000年前，周公在阳城（今河南登封）用土圭测度日影，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，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，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，因此周朝谓之中国。汉朝以后，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“中国”，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。因为它们这个自称的“中国”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“中原”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“中国”。即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，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。根据史料，日本也常常自称“华夏”、“中华”。例如《大日本史》

卷117，载高丽时高丽王嗣在公元740年（唐代开元二十八年）上表曰主：“北狄野美，西戎俗尚，心乖，野心乖弱，往古已来，中国有圣朝后服。朝堂有变朝先叛”。日本史书《日本书纪》卷24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，是两国在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以中国政权的名义，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

态来取代一个中国政权。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，更是全民共有的文化概念。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。古中国就有抵抗外侮，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，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文化的代表，可见，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文化视为中华正统，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。所谓的“夷狄入中国，则中国之”，这里的“夷狄入中国”指的是对比、内附中国，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，满清入关，大学家顾炎武提出了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之别。他说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，亡国与亡天下而异，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”学者顾炎武所言，“明亡于国，亡于清也，亡于清也，则亡天下”。“亡天下者，去冠易服，被发左衽也”。这里的“亡国”是狭义意义上的政权灭亡，这里的“亡天下”则是广义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的灭亡。这是学者顾炎武在《原学》里“原学”一节写道：“有亡国而后有亡天下，亡国与亡天下而异也。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……明亡于国，亡于清也，亡于清也，则亡天下。”“亡天下者，去冠易服，被发左衽也”。

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之别，是学者顾炎武在《原学》里“原学”一节写道：“有亡国而后有亡天下，亡国与亡天下而异也。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……明亡于国，亡于清也，亡于清也，则亡天下。”“亡天下者，去冠易服，被发左衽也”。这里的“亡国”是狭义意义上的政权灭亡，这里的“亡天下”则是广义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的灭亡。这是学者顾炎武在《原学》里“原学”一节写道：“有亡国而后有亡天下，亡国与亡天下而异也。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……明亡于国，亡于清也，亡于清也，则亡天下。”“亡天下者，去冠易服，被发左衽也”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中国全史速读

# 中国逸史速读

蔡 磊 主编

(八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全史速读/蔡磊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
2007. 6

ISBN 978-7-104-02611-2

I. 中… II. 蔡… III. 中国—历史—通俗读物 IV. 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5504 号

---

## 中国逸史速读

责任编辑: 万晓咏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67.5

字 数: 3966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2611-2

定 价: 920.00 元 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# 目 录

## 第三篇 明清逸史

### 西太后风流逸史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大阿哥入嗣宗桃<br>义和团旁延畿辅 .....   | (885) |
| 第二十七回 | 袒拳匪误信邪术<br>颁战谕开罪友邦 .....   | (893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订特约江督保民<br>走制军津门失守 .....   | (901) |
| 第二十九回 |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<br>鸳鸯折翼宫井埋魂 ..... | (909) |
| 第三十回  | 失京师出奔慈驾<br>开和议惩治罪魁 .....   | (918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定北京全权议款<br>寓西安下诏回銮 .....   | (925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<br>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..... | (934) |
| 第三十三回 | 两全权与俄订约<br>二慧女随母入宫 .....   | (94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中戏迷详究声歌<br>讲新学兼陈政法 .....   | (950) |
| 第三十五回 | 勃夫人入觐见盛宴<br>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..... | (958) |



-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..... (966)  
海晏堂西女写真
-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..... (973)  
斥台官西巡辟妄语
- 第三十八回 万寿期届力辞徽号 ..... (981)  
五臣归国特降纶音
-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..... (989)  
防党人政府颁宪法
-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..... (998)  
回鸾驭尘梦告终



## 第二十六回

###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

却说西太后诛逐新党，力反旧政，已是不遗余力。又因总署缺人，特命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、桂春、赵舒翘、联元、启秀、裕庚等人，先后入直。并将天津阅操的成命，一律收回。且下诏遍求名医，入视帝疾。略称：自四月以来，朕即觉违和，一病至今，尚未轻减云云。于是各省皆征名医入都，连西医都色夫，籍隶法国，也至西苑诊视。小子生长南方，只闻江苏名医陈莲舫，被征北上，到京后，由军机处带领入殿。陈医照例跪叩毕，屈膝如故。暗窥西太后与光绪帝对坐，中置矮桌，光绪帝面白无色，似有倦容，形容瘦弱，鼻如鹰钩，独西太后威仪严整，奕奕逼人。向例医官不能问皇帝病状，因此帝病由太后代述，光绪帝随时颌首，或略说一二字，证实病状，至西太后命诊帝脉，光绪帝方伸手置矮桌上。陈医跪按帝脉，模模糊糊的诊了一番，也不识他是什么病源。西太后又接述病情，略说舌苔如何？口中喉中生疮如何？陈医又不便仰视，姑妄听之而已。西太后语毕，陈医即退出，拟就一个不死不活的方剂，呈上军机，恳他转奏。自思药不对症，未能见效，不如赶紧出都。当时江苏巡抚曾送赈仪六千两，他即将这银贿托要路，方得回南。白跑了一次，还亏没有意外，乃是不幸中的幸事。话休叙烦。

且说西太后既幽禁光绪帝，有意废立，因恐中外反对，不好径行。暂时且托称帝疾，敷衍了一年，暗中时作废立的思想。拟厚集兵力，抵制中外，方好把光绪帝撵去。因是命荣禄节制北军，教他认真训练。荣禄遂奏设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军：前军



把守北洋门户，驻扎北塘、大沽一带，即以聂士成所统武毅军编制。后军驻扎蓟州，兼顾通州，即以董福祥所统甘军编制；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，专防东路，即以宋庆所统武毅军编制；令袁世凯募建陆军，驻扎小站，扼津郡西南要道，称为右军自己另招亲兵万名，作为中军，驻扎南苑，保卫京师。五军同时筹备，满望将京畿西面，布置得密密层层，与铜墙铁壁相似。可奈国帑空虚，有兵无饷。遂命协办大学士刚毅启节南下，先到江南继到广东，两处搜括了几百万银子，才赋言旋。西太后尚嫌不足，复命各省将军、督抚，着力整顿关税、厘金、盐课等项，凡商民输纳的款子，统要和盘托出，不得隐匿。并令轮船招商局、电报局、及开平矿务局，盈余利息，酌提归公，作练兵的寻常经费。计划已定，便提议废立问题。

其时端郡王载漪的福晋，入侍太后，已有数年。西太后颇加宠爱。遂命端郡王载漪，督练虎神营。载漪顽劣无能，何知兵事？不过用了几个文牍员，上了几本虚张声势的奏折，西太后遂说他训练有效，从优奖叙，他有一子名叫溥煦，年方十四，尝随母入宫。他有一种小聪明，无论什么玩具，叫他一学，数日即能。兼且善能唱戏，所有汪大头、谭叫天的腔调，都能心领神会，随口摹仿。因此太后异常爱他。他是道光帝曾孙，与同治、光绪二帝为犹子行。但支派已经疏远，论理不应入嗣。西太后注意择贤不论亲疏，总教是自己中意，便好将他立为储贰。

可巧承恩公崇绮，废居私邸，闲散多年，得着这个消息，暗生觊幸。密与大学士徐桐、尚书启秀往来拜议，想乘此定策禁中，得邀殊宠。可奈朝廷大权，统在荣禄掌中，若要阴谋废立，必须荣禄预奏太后，方可有成。当下同造荣第，先探荣禄意思。荣禄依违两可，三人告别归来，夜间即由崇绮密具疏草，引经援史，做了一篇煌煌大文。徐、启二人瞧着，大加褒赏。崇绮道：



“这篇奏折，大致颇中时要。但必须荣中堂联衔，较为有力。”徐桐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启兄与荣中堂莫逆，明日请先为通意。”启秀应允。次日朝罢，启秀随荣禄退归，便与密商署折事。荣禄道：“这事恐不易办到的。你不闻南方督抚早有违言吗？”启秀问是何人作梗？荣禄道：“太后早有此意，我兄弟未敢赞成。前曾发了密电去问南方各督抚，江督刘坤一复电到来，首先梗议。照此看来，这事只好缓图。”启秀道：“公不闻伊、霍之事么？古语有云：‘欲立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’，如我公功德崇隆，一举手间，便可成事。伊、霍不能专美于前，宁畏一外省疆臣么？”荣禄道：“一个江督原不足畏，但外国驻京公使也常来问帝病状。一旦事出非常，安保不来诘责？”启秀闻到这语，颇也踌躇起来。寻又答道：“慈寿已高，将来复要归政，为之奈何？”荣禄不禁嗟叹道：“这也只好听天由命。”启秀复道：“崇、徐二公，少顷当来筹会，晚生要拜别了。”荣禄也不挽留，送行时只谆囑道：“二公处为我致意，幸勿卤莽。”启秀唯唯，出了荣第，即至崇、徐处报闻。崇、徐复亲至荣第投刺，不料门上竟称“挡驾”。惹得崇、徐二人懊恼起来，竟大着胆把三人联衔的奏章，浼了李总管，直达慈宁宫。

西太后览奏心动，是晚即召亲信王大臣密议。王大臣等多未接洽，奏了密旨，统是忐忑不定，陆续到宁寿宫。排班碰过了头。西太后即宣谕道：“今上嗣统，国人多说次序未合。我因帝位已定，自幼抚养，直到今日。不料他毫不感恩，反而对我种种不孝，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。如此行为还配做皇帝么？”王大臣们尚未答言，太后又说道：“我意已决议废立，改择新帝。此事可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。汝等今日可议：今上废后应加何等封号？明朝景泰帝尝降封为王，古例也好援用么？”这旨一传，那大学士徐桐，便碰头奏道：“从前金封宋帝，曾有昏德公名号，





或可照用。”西太后略略点头。随又道：“新帝已择定端王长子。端王秉性忠诚，汝等应亦共知。他子性亦聪敏，若立他为帝，可无后虑。”说至此，即旁顾载漪道：“汝此后可常来宫中，监视新帝读书。”

载漪闻言，几乎自顶至踵，无不爽快，忙即跪伏，磕了几个响头。忽有一人启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事宜从缓。倘若速行，南方恐要有变。现在不如默选贤良，参酌列祖列宗成例，俟要嗣立，方可举行。”太后瞧将过去，谏阻的人乃是协办大学士孙家鼐。不由的沉着脸道：“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会议，兼召汝等汉大臣，不过顾着汝等体面。况此事曾告知皇帝，皇帝也没有什么异言。汝等明晨至勤政殿候着，我当飭召皇帝御殿定夺便了。”王大臣等闻命趋退。端王载漪怒目视孙，恨不得将他扑杀，只在西太后面前不便发作，怏怏趋出。独荣禄奉着懿旨，特别留住。又历一小时乃退。

翌晨，各王大臣至勤政殿，伫候了一句钟，但见西太后乘着慈舆，由数太监簇拥前来。大众在阶下跪接，俟太后下舆入殿，诸人齐起，至殿门外跪下，约数分钟。见李总管莲英导着帝驾，至殿门外下舆，登殿行跪叩礼。西太后道：“起来！”帝谢恩而起，从旁坐下。太后又召诸王大臣入殿，王大臣等人殿下跪。只听西太后语帝道：“你年已及壮了，尚无后嗣，更且多疾，我意拟选立储君。你意以为然否？”光绪帝不敢多言，只答了一个“是”字。西太后即谕王大臣道：“帝意亦是如此。汝等谅各听见了。”王大臣等齐称“遵旨”。西太后复谕荣禄道：“你去飭军机拟旨吧。”随即退朝。

又越日大集群臣于仪銮殿，凡近支亲王贝勒、御前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各部尚书、南上两书房翰林，齐集殿阶。太后及光绪帝尚未到殿，大众各附耳密谈，争说今日有废立情事。内廷承值



的苏拉，且昌言道：“今日要换皇上了！”不一时，两宫驾到。俟大众跪叩后，即命荣禄颁发谕旨。其文云：

朕以冲龄，入承大统，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，殷勤教诲，巨细无遗。迨亲政后，正际时艰，亟思振奋图治，敬报慈恩，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。乃自上年以来，气体违和，庶政殷繁，时虞丛脞。惟念宗社至重，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。一年有余，朕躬总未康复，郊坛宗庙诸大祀，不克亲行。值兹时事艰难，仰见深宫宵旰忧劳，不遑暇逸，抚躬循省，寐食难安。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，深恐勿克负荷，且入继之初，曾奉皇太后懿旨，俟朕生有皇子，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。统系所关，至为重大，忧思及此，无地自容，诸病何能望愈。用再叩恳圣慈，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，为穆宗毅皇帝立嗣，以为将来大统之界。再四恳求，始蒙俯允，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煦，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。钦承懿旨，欣幸莫名，谨敬仰遵慈训，封载漪之子为皇子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看官记着，这道谕旨，乃是光绪帝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颁发。当时王大臣等起初疑是废立的懿旨，及看到此谕，方知是选立储君。颁谕后，王大臣等退朝，还是啧啧私议。预料明年元旦，嗣皇总要登基。谁知元旦这一日，寂无影响，反下了一道恩诏：因光绪帝三旬寿辰，赏赉王公大臣有差。这正是莫名其妙了。后来细细探查，乃知西太后本拟废立，嗣因大臣会议，被孙家鼐谏阻，未免动疑起来。随即留住荣禄，详询可否？荣禄婉言奏道：“圣母懿旨，谁敢抗议？但今上过失未曾表明，外国公使如来干涉，倒是一桩难事。”西太后道：“木将成舟，如何是好？”荣禄道：“这却无妨。皇上已值壮年，尚无皇子。为穆宗毅皇帝



大统计，应早立储。今立端王子为大阿哥，承继穆宗，抚育宫中，慢慢儿的瞧着机会立为嗣皇帝。那时名正言顺。不怕外人梗议了。”西太后默思良久，方道：“汝言亦甚有理。”随命退息。因此荣禄独迟迟出来。

只这位协办大学士孙家鼐，一时迫于忠愤，直言谏阻，继思得罪端王，定多不便，遂乞了病假，安然回籍。他的遗缺由王文韶补入。王协揆随处圆到，京中号他玻璃蛋，光滑的了不得，所以始终不遭险难。当时还有沪商经元善，联络义士，拍了一个长电，力争废立事情。西太后大为愤怒，立飭军机电达江督，严拿元善。电文才发，东洋又来了一电，辱骂西太后，并说义师云集，指日来京问罪。气得西太后浑身发抖，又命军机电飭沿海疆吏，悬赏十万金，捉拿康、梁。毕竟大海捞针，无从搜捕。不但康、梁远颺，连经元善也不知去向了。

立储即定，溥儁即入居宫中，仍辟弘德殿教他读书，闾宫称他大阿哥。命崇绮为师傅，徐桐为监管。大阿哥性好游狎，要他静心读书，好像牛鼻上穿绳，哪里情愿？亏得崇、徐两公，统是好好先生，不去严行监督，所以大阿哥尚觉自由。他生平最喜欢的有两只洋狗，一入宫就带了进去。别人还道他读书，谁知他一味弄狗。乃父端王，得了这个机会，权势越大。除崇绮、徐桐外，如刚毅、启秀、赵舒翘、英年等人，没一个不去趋奉。荣禄虽势力相埒，究竟位在彼下，也只得略献殷勤。还有载澜、载勋、载瀛、载濂、载滢等，统是他兄弟行，巴不得他父子发迹，好做现成的皇叔。凑巧山东巡抚毓贤，密报端邸，说有一种义和拳民，刀箭不入，枪炮不受，确是有些神技。想系上天有眼，赐佐新君等语。端王载漪闻这消息，不觉欢跃异常。暗想废立的事情，不即举行，无非为了洋人干涉，防他兴兵挟制。若得这班义民，驱逐洋人，那时便好废立，自己好做太上皇帝，连西太后也



可摔去了。忙进见西太后，奏称山东有义和拳，如何能干，可以试用。西太后道：“这都是邪术感人，有什么用处？”端王撞了一鼻子灰，惘然趋出。次日奉谕：山东有义和拳会，以仇教为名，到处滋扰，并及直隶南境一带。此种匪徒，私立会名，聚众滋事，恐无知愚民，被其煽惑，酿成巨案，迨至用兵剿办，所伤实多。朝廷不忍不教而诛，着直隶山东督抚严谕禁止等语。

端王看到此谕，懊恼的了不得。只暗中密复毓贤，叫他竭力保护，毋庸遵旨。这毓贤本端邸走狗，端邸的说话，胜如懿旨，自然惟命是从。当下出示张贴，令政义和拳为义和团，认真训练。这班拳民，见了此示，越加欣跃。于是毁教堂，掠教民，无所不为，居然张起毓字黄旗，与洋人为难。各国驻京公使行文总署，请派兵速剿拳匪，并将东抚毓贤撤任。总署接这照会，奏闻西太后。太后命将毓贤调京，换了一个袁世凯。袁到任，一意主剿，派兵数千名，分头截击。那班义和团倒也耀武扬威，出来接仗，战了一场，被官兵杀得七颠八倒，连首领朱红灯，也由官兵拿去枭首示众。剩了好几百败残团民，抱头鼠窜，都逃入直隶南境。直督裕禄与端王向来要好，早接端王密函，有心招集团民，来一个收一个，来百个收百个，三五成群，四五结党，自然越来越多。

究竟这义和团，是民是匪？作书人不得不追究来源。这义和拳，就是八卦教的遗孽。有乾字拳、坎字拳、震字拳、坤字拳诸名目，捏造符咒，练习拳棒一自称受玉皇大帝差遣，除灭洋人。他所持的咒语，约有数种，说将起来统是喷饭。一种咒语是：快马一鞭，西山老君，一指天门动，一指地门开。要学武艺，请仙师来。一种咒语是：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奉请祖师来显灵。一请唐僧猪八戒，二请沙僧孙悟空，三请二郎来显灵，四请马超黄汉升，五请济颠我佛祖，六请江湖柳树精，七请飞镖黄三太，八请



前朝冷于冰，九请华佗来治病，十请托塔李天王，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，带领天上十万神兵。这两种咒语，最是通行。还有什么天光老师、地光老师、日光老师、月光老师、及长棍老师、短棍老师等咒，述不胜数。练技时，设案焚香，叩头膜拜，拜后焚符念咒，念毕咒语，伏地不动，霎时间口吐白沫，跳跃而起，持刀飞舞，如疯如狂。或有用符佩带身上，说是可避炮火。符用黄纸一张，绘以朱砂，中有一像，非人非鬼，非神非妖，有头无足，面尖削，但有眉眼，顶上有四光环，当胸写小字一行，乃“我为冷云佛，火神在前，太上老君在后”十余字。此外又有菩萨、龙、虎等字。种种怪诞，不值一辩。

又有一种红灯照，统是妇女演习，穿着红衣红裤，右手持红灯，左手持红折扇，年长的梳高髻，年幼的挽双丫髻，在静室中先习数日，术成后，持扇自煽，据说能升高蹶空，飞行自如，把灯掷下，便成烈焰。先是，天津府北乡开掘支河，挖起一方残碑，上有二十字，模糊可认。其文道：“这苦不算苦，二四加一五，满街红灯照，那时才算苦。”当时大家瞧着，无从索解。至拳匪闹事，联军入京，津民流离迁徙，备极惨状，遂有人解释碑文，谓：上两句指甲午事，下两句指庚子事。甲午年有中日之役，京畿戒严，百姓也恐慌得很，后来马关订和，民心乃定。庚子年便是光绪二十六年，拳匪扰乱，天津大扰，才算是真苦了。小子诗兴复发，又随笔凑成七绝道：

黄巾以后又红巾，邪教由来尽匪人。

怪底朝臣甘庇纵，竟教小丑扰京津。

欲知拳乱如何结果？试看下回便知。

妇人最多偏爱，亦最忌偏爱，偏爱则种种嫌隙因之以起，家不能齐，遑问治国？西太后名为英明，乃偏信端王载漪，竟立其子。试思光绪帝五龄入宫，自幼抚



养，以至成人，尚有母子离心之患。岂十四岁之溥儁，必能毋违慈命，始终如一耶？崇绮、徐桐辈，利令智昏，尤不足道。甚至以荒诞支离之邪教，竟视作义民，妄思假彼术以排外。愚昧如此，实古今历史上之所罕觐者矣！故有古今罕觐之愚人，乃酿古今罕觐之奇祸。读是回，为之愤然。

## 第二十七回

###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

却说山东巡抚毓贤，奉调入京。甫下车即至端邸谒候。载漪问义和团形状，毓贤称神技足恃，可以驱灭洋人。载漪道：“果真靠得住么？”毓贤把团民技术极力夸张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由载漪不信。载漪随道：“太后尚是怀疑，奈何？”毓贤道：“太后未曾亲睹，难怪不信。先请王爷会集军机详奏一本，俟太后见召晚生，再为证实，这位老祖宗也可相信了。”载漪依计，便邀集各位懿戚及徐桐、刚毅、启秀等，到邸密商，托大家怂恿太后，信用义和团扶清灭洋。大家齐声道：“储君新定，百神效灵，所以降此义民来除妖孽。老佛爷近日也闻着义民忠勇，稍稍心动。总教各人协力，先后启奏，就可奉旨照行了。”载漪道：“全仗！全仗！”大众退去。载漪又密饬裕禄，叫他赶紧招练团民，准备与外人对仗，倘得成功，不吝重赏等语。裕禄得了此信，格外效力，阳奉太后旨意，遣兵剿捕，暗中恰与将弁说明，与团民通同一气。所以直隶境内随处设坛，几变成拳匪世界。

李伯相鸿章自西太后三出训政，命他巡阅黄河，此时已回京复命，寓居贤良寺。闻端王载漪等将召集拳匪，与洋人为难，料



知京中不甚安靖，一旦乱起，未免玉石俱焚，遂去与李总管商议，乞放外任。可巧两广总督谭钟麟被御史参劾，说他老迈昏聩，有开缺的消息。李总管即面禀西太后，不如令老李代任。西太后照准，竟命李鸿章去代谭钟麟。老李闻命大喜，即日请训出京，乘轮南下了。

转瞬间已是仲夏，拳匪猖獗天津，竟将京津铁路拆掉。并由红灯照女子，毁坏车站。驻京西使屡向总署诘责。西太后得此信息，尚有严拿首要的谕旨。会直隶副将杨福同，为了涑水闹教，出去弹压，被拳匪当场戕害。警报直达清廷。西太后便召端王以下王大臣密议半日，竟遣协办大学士刚毅偕军机大臣赵舒翹，出京查办。一面召见毓贤，询及拳民。毓贤奏对称旨，特简任山西巡抚。他奉了慈命，走马上任去讫。过了数日刚、赵二人回京复命，盛称拳民如何能耐，如何服从，把杨副将被戕事抹煞不言。西太后信以为真，即命载漪掌管总理衙门，启秀、溥兴、那桐，着在总署行走。眼见得朝政日非，酿成奇祸了。

刚毅到端邸道贺。正在接谈，忽来了一个侍卫，呈上一函。由载漪拆阅毕，递与刚毅。刚毅瞧着，内说：昨日有洋兵三百名由津来京，保护使馆，请端王知照虎神营，勿阻洋兵入城，老佛爷亦已照允了。下文署名，乃是奕劻两字。便语载漪道：“庆王爷何故袒护洋人？”载漪道：“我也不懂他什么意思？”随即详询侍卫各事。侍卫道：“庆王爷曾接直督来电，洋兵未带大炮，不妨令他入城。”载漪哼了一声道：“几百个洋鬼子，怕他什么？你去回报庆王爷，我已知道了。”侍卫去讫，刚毅又语载漪道：“洋兵入京，无论多少，不可不防。”载漪道：“汝说也是有理。但奈庆王等人未肯与我同心，还有一个荣中堂，常说拳民不可轻用。这次洋兵到京，老佛爷照允，恐怕也是他奏闻的。”刚毅顿足道：“扶清灭洋，在此一举，如何他们还要反对？我前时疑虑总在汉



员身上，何故皇室懿亲也糊涂若此？”载漪道：“总署归我掌管，我与洋人发难，也不怕他们中阻。可惜各位带兵的大员不可靠。”刚毅道：“董福祥很是忠勇。叫他带兵入京，围攻使馆，歼灭洋人。内应既除。不怕外合了。”载漪道：“我已早有此想。明日召他来京便是。”刚毅乃起身辞去。

越宿，即由载漪禀白太后，召董福祥带兵入京。董军纯系甘勇，素乏纪律。福祥又是个回匪头目，由左宗棠招抚投诚，因平回有功，擢至提督。俗语有道：“江山可改，本性难移”，福祥虽然效顺，总有些粗鲁鄙陋的性子，一闻朝命宣召，立刻率兵驰入。载漪就令他围攻使馆，并放拳匪入城作董军的后劲。看官试想，甘勇本散漫无纪，加以这班如狂如痴的拳匪，跳跃六街，横行焚掠，这京城里面，除宫禁外，还有干净土么？

各国使署，严诘总署，至再至三不得答复，忙檄调洋兵进京保护。日本书记生杉山彬，闻本国兵到，至车站迎候。方出永定门，碰着一班甘勇，哗然叫道：“这个东洋小鬼出城来做什么？”杉山彬不去理他，只管前行。甘勇又叫道：“东洋小鬼擅敢出城，快快吃我一刀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杉山彬已被甘勇掀翻在地，手起刀落，毙于非命。日本驻使闻报大怒，请舆尸入城敛葬，一面电达本国。载漪等尚想隐瞒，偏荣禄先去奏明。西太后命军机拟旨，表示惋惜意思。载漪览谕，不觉愤怒道：“杀一个东洋小鬼，惋惜什么！据我意思在京中的洋鬼子，无论是东是西，统统杀尽，方出我气。”

言未已，刚毅又来拜会。载漪尚余怒未息，即与他复述前言。刚毅道：“这事非运动李总管不可。”载漪道：“我昨与李总管谈起，他亦赞同我意。只因荣中堂时常作梗，密奏老佛爷，不要围攻使馆，致碍万国公法，以此老佛爷为所煽惑，尚是迟疑未定。”刚毅道：“他总常在老佛爷左右，随时可以进言，若托他喝





力周旋，定生效力。”载漪点头。刚毅道：“闻得毓贤到山西任上，杀了好几个教士，洋人也无可奈何。若外省督抚个个似他能耐，中国能有多少洋人，半月间好杀尽了。”载漪道：“外省督抚多半汉奸，只毓贤确是忠心。毓贤以外还有一个李秉衡，颇肯为我效力。他现在巡阅长江水师，我已召他带兵来京，同灭洋人哩！”刚毅道：“如此很好。”言未已，忽接直督裕禄急电：“洋人联络八国兵舰，齐集大沽口，硬索大沽炮台。”刚毅起驾道：“师出有名了。”载漪道：“八国联军到来，恐怕也不易抵敌哩？”刚毅道：“洋人所靠的是枪炮，现在义和团不怕此物，就使海外的洋鬼子倾国前来，也不碍事。”载漪道：“你前日亲去查办拳民的神术，谅总试验过的。”刚毅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前到静海县属的独流镇，巧值拳首张德成设坛习拳。内有几个小孩子，能跃高丈余，长大的不消说了。及细问德成，据说所持符咒，很有效验。有一个闭火咒，念将起来，无论什么枪弹也放不出来。王爷你想，枪弹无灵，洋鬼子还能战胜我么？”载漪道：“毓贤也这般说。你又亲眼瞧着，亲口问明，这真是天赐灭洋了！”

刚毅正思告别，门上又投进名刺，乃是启秀、那桐进见。载漪连忙迎入，分宾主坐定。启秀道：“裕督专折到京，内言洋人索大沽炮台，请朝廷即与宣战。此折拟即呈递，特来禀明王爷。”刚毅在旁，不待载漪开口，忙道：“早日宣战好一日。启兄何不速呈？”接连闻着载漪声音，说是“快呈进去”。那桐道：“今日荣中堂至西苑，奏请送外使至天津，老佛爷已允他了。”刚毅勃然起立道：“他如何专庇洋人？董军门曾对我说，五日以内可扫尽使馆，杀尽外使，只怕他暗中接济，拖延时日。大家总要参他一本，叫他出了军机才得成事。”启秀微笑道：“刚协揆不要着急，荣中堂是扳不倒的。愚见倒有一策，十拿九稳，今日举行，明日定必宣战。”载漪道：“启兄有何妙计？快令大家知道。”启